

经典流芳

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

陈奇佳 徐阳

2021年是高尔基逝世85周年。这位俄语文学巨匠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姆维奇·彼什科夫，1868年出生于伏尔加河畔的诺夫哥罗德城的一个木工家庭，从小饱受人间苦难与生活辛酸，笔名“高尔基”在俄语中即为苦涩之意。高尔基一生创作成就突出，列宁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主要作品有小说《母亲》《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戏剧《小市民》《底层》、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此外，高尔基还撰写有大量文艺理论文章，对苏联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影响深远。

长篇小说《母亲》是高尔基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的标志性作品。小说以20世纪初高尔基家乡诺夫哥罗德附近的索尔莫沃工业区工人阶级生活与斗争的真实情况为素材，以参与1902年“五一游行”的领导人之一扎洛莫夫及其母亲扎洛莫娃为人物原型，艺术性地再现了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运动。《母亲》写于1906年，最初被译为英语并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纽约一本杂志上。小说问世时，俄国社会仍处于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期，民众的消极情绪持续蔓延。在这样的背景下，《母亲》表现出工人阶级逐渐觉醒、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情景，振奋人心、鼓舞斗志。列宁称赞《母亲》为“一本很及时的书”“很多工人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对自己有很大的益处”。

生动展示了人物的千姿百态和丰富的精神内涵

《母亲》聚焦20世纪初俄国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工厂中沉重的奴役与剥削使得俄国老一代工人失去了人性与活力，每天都像怪物一样生活。脾气暴躁、性格恶劣的老钳工米哈伊尔去世后，妻子尼洛夫娜担心儿子巴维尔会重蹈覆辙，但她惊喜地发现巴维尔成了与父亲迥然不同的人。在革命书籍与同伴的引领下，巴维尔积极参加革命小组，并引导工人运动。在巴维尔的影响下，母亲以细腻的观察和母爱的本性发现了革命者们的可爱之处，与他们成为朋友的同时，也受到了先进思想的洗礼，逐渐成为了一名自觉的革命者：她奔波于农村与城镇之间，为农民、工人分发宣传书册；巴维尔在法庭上发表深入人心的演说后，母亲又主动承担起递送儿子演说词的任务。即便在不幸被暗探发现、即将被捕的时刻，尼洛夫娜仍在毫不畏惧地分发传单。

除了感人至深的故事，《母亲》在写作艺术上的成就，也是它在世界文学史上拥有独特地位的原因。高尔基为《母亲》真实而生动地刻画了性格各异的无产阶级英雄群像。在初次革命小组会面时，便生动地展现了安德烈的坦率诚恳、维索夫希科夫的阴郁孤僻等性格特点，并写出了这些性格产生的社会根源。小说着力最多的英雄形象是巴维尔，精细刻画了他的成长过程：开头时巴维尔也曾语言粗鲁；在“沼地戈比”事件中鼓动工人罢工时语言充满热情但却略显稚嫩；在法庭上发表演说时语言富有理性与感召力，对沙俄审判制度的

伪善性一语破的。而亲切淳朴的娜塔莎、粗犷豪放的索菲娅、乖僻暴躁的萨申卡等女性角色则和母亲一起，构建出一个革命女性的全景画廊。其中，娜塔莎和萨申卡来自社会上层阶级，高尔基使她们参与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去，表明社会主义是妇女解放、阶级解放的唯一途径。

在小说所描写的诸多形象中，最为突出的无疑是尼洛夫娜。她在小说中完成了从自发到自觉、从卑微到高尚、从懦弱到勇敢、从小爱到大爱的精神转变。起初，母亲仅是一位柔顺而悲哀的老妇人，出于纯粹的母爱，她逐渐理解了儿子和革命同伴，这时母亲对革命活动的参与仍停留在自发性层面。“五一游行”是母亲正式觉醒的标志和转入自觉性革命的关键点，她最终深明大义地支持儿子走在游行队伍的前方，自己也加入游行队伍中。巴维尔第二次入狱后，母亲事实上已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工作者。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高尔基在小说中试图表现：像母亲这样的无产阶级女性，她们是一无所有者中的一无所有者，她们更需要参与到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中，这样才能解放自己；而她们在参与到这崇高事业中时，还要培育勇于解放自己的意识。

在鲜活的人物形象之外，小说的语言描写具有强烈的雕塑感，生动展示了人物姿态所蕴藉的丰富精神内涵。比如小说最后一章中母亲被人推搡后背和脖颈、击打肩膀和脑袋后，“她两腿弯曲，全身像火烧似的疼得发抖，身子沉重无力，

摇摇晃晃，但眼睛里的光芒却并没有熄灭”，这一段描写具有很强的表演性。这可能是小说后来常被改编为电影、话剧的艺术潜质之一。

充分体现了伟大的母爱力量与人类的崇高理想

1907年4月，《母亲》英文版单行本在美国出版，并广泛传播至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在世界各国引起强烈反响。英国作家拉尔夫·福克斯在伦敦纪念高尔基的群众大会上曾发表过这样的评价：“在全世界有些人是因为读了《母亲》一书才开始研究政治的。”德国著名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对小说高度赞赏，曾将其改编为戏剧。在苏联，这部作品也不止一次被搬上舞台。自问世以来，《母亲》在苏联曾4次影视化，其中导演普多夫金1926年的作品至今仍被世界影坛奉为经典。迄今为止，学界也仍有不少与《母亲》相关的研究出现，其中小说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角度的研究是关注较多的两个点。

《母亲》是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俄苏红色经典之一，由沈端先（即夏衍）根据两个日译本转译，得到过精通俄文的作家蒋光慈的指点。翻译尚未结束，由陈望道主持的大江书铺于1929年出版第一部，1930年出版后续译完的第二部。由于书中充满积极的革命意识，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忱欢迎，不到一年便再版两次。《母亲》的

出版鼓舞了一代年轻人，文学研究家唐弢后来还曾回忆与朋友一起阅读《母亲》的情景。1931年，小说因宣传革命思想而被当局列入禁书名单，1935年出版社将译者易名为“孙光瑞”，书名改为《母》后再度出版。抗日战争期间，《母亲》还被印过两版。1946年，夏衍在《〈母亲〉在中国的命运》中写道：“好的书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母亲》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它鼓舞了我们中国人，它已经成为禁不绝分不开的中国人民血肉中心灵中的构成部分了。”新中国成立后，夏衍译本的《母亲》经过多次校订修正，于1955年出版堪称定本的新版，并于1985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高尔基文集》第十一卷。

作为一部历经时代考验的经典之作，《母亲》对今天的作家来说，至少在两个方面仍有启示意义。首先，小说展现了作者对底层生活的纵深了解。“高尔基”这一笔名不仅表明他和同时代人都生活在苦涩之中，也暗示了自己所写的作品都是关于苦涩的真实，《母亲》便是高尔基在对底层人民生存状态的充分且深入体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其次，小说并未采取说教的方式传播思想，而是通过成长变化的两个主要人物——母亲和巴维尔——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自然而然地传达出来。关于优秀的革命文学，恩格斯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母亲》完全符合恩格斯所谈到的标准，特别是在母亲这一角色上，充分体现了人类崇高情感——母爱与人类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的交织协奏。

伦比亚民众线上欣赏《白蛇传》；哥文化部前部长、大剧院长拉米雷斯对中国经典节目作出热情洋溢的点评，并且推荐给大剧院的粉丝群体；波哥大市长洛佩斯利用社交媒体向市民推介中国系列节目，波哥大文化局也在网络平台上介绍多项中国文艺活动。

借外力激内力，需要深耕细作。中国艺术可以联接中外、沟通世界，但也要克服语言等交流障碍。为此，中方强化服务意识，多次与胡里奥·马里奥·圣多明戈大剧院及中国剧院商讨视频制作方案，将原本4个半小时的剧目精简为1个半小时的精华版，以适应当地观众偏爱欢快节奏的欣赏口味。中方还组织翻译了整部《白蛇传》8个章节的文学原著，设计了长达39页、图文并茂的中西双语节目单及海报，方便美洲观众深入理解剧情和精神内涵。胡里奥·马里奥·圣多明戈大剧院全文刊发剧目介绍，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整部文学原著译文，方便当地民众观看并下载各章节介绍。当地主流报纸《共和国报》《观察家报》也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京剧院及《白蛇传》的精彩剧情。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样的跨文化传播，更好地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文明互鉴，更受欢迎，也更具生命力。

传承“手艺活儿”的手工业行会

刘玲玲



美食大餐、格拉斯香水、阿朗松针织花边技艺，都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法国“手艺活儿”，享誉世界。阿尔卑斯山的篮子、普罗旺斯的彩色小泥人、孚日省的木制玩具、巴斯克地区的绳底帆布鞋，这些纯手工制造的法国物件展示出传统手工业制造者的独特匠心和精湛工艺。

在全球工业化的背景下，法国手工业行业依旧保持着蓬勃发展的态势，令法国人引以为豪。回溯历史，纳入世界非遗名录的法国手工业行会体系对传统手工业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这是法国最古老的职业培训体系之一，历经数百年的演变和发展后依然生机勃勃，源源不断地向手工业行业输送人才。

一根法棍面包的技艺传承

在法国巴黎十七区皮埃尔·德莫斯路上，一家面包店门前正排着长队。这家店荣获了2020年“最佳法棍”荣誉，许多食客慕名而来，也有附近居民日常采购，每天都热闹非凡。每次路过这里，我都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面包香气，忍不住走进店里买一根新鲜出炉的法棍面包，松软香甜的口感令人倍感幸福。

在法国，面包行业占据着法国手工业食品行业首位，平均每1800人就拥有一家面包店。法棍面包更是法国人的日常主食，每天卖出约600万根。从原料上看，法棍的成分很简单。根据法国政府在1993年颁布的《面包法令》，传统法棍面包必须只用小麦面粉、水、盐和天然酵母制作，在任何环节不得进行冷冻或者放入添加剂和防腐剂。对原料的严格要求增加了制作难度，如何才能让火候、口味、面包心、香味、外观都达到最佳状态？制作一根简单的法棍对面包师的手艺要求却极高。因此，在法国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传统面包师，需要经历长期培训和实践，法国手工业行会体系在人员培训、技艺传承等方面提供了许多帮助。

法国手工业行会体系是食品、纺织业、石匠、木匠、皮革等行业内传承知识及技艺的一种组织方式和培训系统，以学校为基础开展教学，通过在国内外文艺旅行等方式传授手工业技艺。16岁及以上的人员可以申请加入一个手工业协会学习，这些手工业协会的成员本身便是通过认证的、经验丰富的“手艺人”。按行业开展知识传承，不仅有利于“术业专攻”、保持身份认同，也为传统手工业的传承提供了机制便利。

这套体系最独特之处在于要求学徒学习期间，在法国国内外定期由一个城镇旅行到下一个城镇（该过程也被称为“环法”），实践专业技能的同时，开阔眼界并发掘自己的职业发展潜力。以面包行业为例，加入法国面包及糕点手工业行会的年轻人不仅能通过基础课程学习技能，在获得该行业的毕业文凭后，还将前往不同城市，跟随当地行会的面包师学习实践。该协会介绍，每年学徒都会前往巴黎、第戎、波尔多等多个城市，在当地接受协会成员的指导，积累工作经验。整个培训过程持续3到7年不等，完成培训的年轻人将在作品通过审核后成为老师，指导下一批学徒。

一个提倡“陪伴”的传承体系

2010年，法国手工业行会被列入世界非遗名录。教科文组织指出，法

国手工业行会是最后一家还在保留以下传统的行会组织，即：传授某些古老技艺、促使艺者的技艺达到真正高超的水平、将个体发展与学徒培训紧密结合，以及举行入会仪式等。

在位于南特的一家手工业行会博物馆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图文资料详细了解手工业行会的历史和发展。这套体系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年轻的工人们奔走于不同城市，形成小组发展互助，锻炼新技能、寻找新职业。当时，法国各个行业并不具备完善的教育体系，尤其缺乏职业培训机构。年轻人想要学习某项专业技术，最主要的形式是在雇主家当学徒，另外一种方式便是与他人进行“技能交换”，这种交换和分享的模式已经有了如今手工业行会体系的雏形。

1420年左右，查理六世为制鞋匠制定了一项法令，要求法令中提及的不同国家工人往返于各个城镇，以便提升工艺技能、增进彼此了解，这便是如今“环法”制度的源头。在16世纪，第一批手工业行会出现。随着19世纪工业化的不断扩大，依赖传统技能和商业秘密的手工业行业受到严重冲击，逐渐衰落。

二战后，法国手工业行业迎来复兴，通过平衡传统与现代的不同需求、扩大行业覆盖范围等方式，行会不断吸引年轻人加入。如今，手工业行会主要由3个机构组成：“环法”伙伴工人协会、“环法”伙伴手工业行会联盟以及建筑业手工业行会联合会，总人数近4.5万。每年有超过1万名年轻人加入不同类型的手工业行会，这种师傅通过言传身教“手把手”培训的方式被认为是能够提升技巧和品德的高质量教学。

今年2月，法国面包师联合会申请将法棍列入世界非遗名录，以保护这种传统主食的制作工艺不被流水线生产所取代，得到许多法国人的支持。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在保护手工业技艺，同时也是传承文化、重新建立起自我认同感和身份归属感。这也是法国手工业行会在当下的目标，希望通过传承和发展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传统文化价值在年轻人群体中的回归。手工业行业的法语单词是“compagnonnage”，意为“陪伴”，将不同代际的手艺人联结在一起，实现互助、教育和技能传承，就是“陪伴”关系最有力的体现。

在法国历史学家、手工业行业研究专家弗朗索瓦·伊彻看来，历史悠久的手工业行会体系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大价值，它实现了年轻人与老年人、专家和初学者之间的“特殊对话”，能迅速让初学者担负起责任并最大限度发掘自身潜力。如今，法国手工业企业总数已超过100万，相关从业人员高达300万，约占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10%。在被列入世界非遗名录后，法国手工业行会体系获得更多关注，也向更多人敞开大门，通过设置“开放日”“学习日”等活动，提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公众参与度。此外，手工业行会体系也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文化部加大资金投入，促进专业人士对行会体系开展研究，在该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建立高度专业化的手工业职业教育，推进手工业的发展和传统手工业技艺的传承。

有行业前辈的“陪伴”，有辗转于不同城镇的阅历，有一次又一次“结课作业”的呈现，一名木工逐渐成长为精通工艺制图和模型制作的行业翘楚，一名面包师慢慢掌握了化平凡原料为幸福味道的密码，一名格拉斯香水制造技艺传承人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学生……法国手工业行会体系为年轻人提供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浪漫际遇，也为法国传统手工业的传承注入了活力。不同代际的手艺人相遇、交流、学习，在实践中磨练技艺，在日常中体悟匠心，民族的传统和精神也在此凝结。正如在手工业行会博物馆内总是被年轻人层层围住的、前人留下的机械钟表一样，在日新月异的时代维持手工业行会体系不断向前的活力，是守护技艺，也是守护记忆。

风帆、船员与文艺出海

吴杰

成多方共赢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有艺术家提醒：文艺走出去是第一步，还要争取“走进来”，尽量接触当地主流受众，争取融入更多人群。

然而，面向主流受众是文艺出海的痛点和难点。常言道，当家才知油米贵，出门方晓路难行。走出去的文艺，虽然多是百里挑一的精华，但远赴异国他乡，面临语言文化、历史传统、受众心理、欣赏习惯等诸多不同，其接受难度远超想象。

这时，也许正如帆船迎风前行，需要外力与内力叠加的合力助推。中国文艺今年在哥伦比亚多个主流平台的陆续登场、精彩呈现，是很好的探索，给我留下难忘印象。例如哥伦比亚国家电视台首次播出中国春晚西班牙语精华版；首都波哥大电视台在十天内连续播出《红梅花开》等三场新春音乐会及众多有关中国节日习俗、美食、传统文化的系列节目；享誉美洲的胡里奥·马里奥·圣多明

戈大剧院空中剧场连续播出中西合璧的舞剧《中国故事·十二生肖》和京剧经典《白蛇传》。由于选择在主流平台播出，节目传播甚广，仅胡里奥·马里奥·圣多明戈大剧院空中剧场的统计数字显示，两个节目的观众就分别超过200万人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中国文艺之花在美洲国家的主流传播平台绽放，密码就是搭船出海和深耕细作，是借助外力与激发内力的紧密结合。

借外力激内力，需要主动作为。为了真实立体全面地展现中国节目的精彩，中国驻哥使馆等中方机构在官网、官微等平台播放，并与哥方众多主流传播平台联系，介绍中国知名院团展演的文艺精品。

借外力激内力，需要厚积薄发。在演艺活动播出前，中方邀请哥方政要和社会名流观赏节目。时任哥文化部部长布伊特拉格发布祝贺视频讲话，诚邀哥



一高一低两只帆船迎风而立，6名船员掌舵控帆各司其职，20余米长的单体小船快速前进……观着美洲杯帆船决赛，我对凭帆借风力、靠人增动力的航行画面印象深刻。由此联想到，我们常提及的中国文艺出海，恰如小帆船在大海上奋勇前行，既需借助外力，也要激发内力，内外形成合力，更有益于将文艺航船驶向海外。

近年来，中国文艺逐渐走向海外，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向世界展现中国形象，中华文明与全球多种文明交流互鉴，形

